



红苕棒槌儿

□黎强

红苕从土里挖出来还没有去泥洗净,想尝新尝鲜的娃儿一窝蜂拱进红苕地,争抢着翻选长相顺眼的红苕。大人们见此情形,纷纷停下来,双手握住锄头,把下巴搁在锄把上歇息。娃儿们不管不顾,眼睛盯到满地的红苕,兜里揣几个,手里拿几个,欢天喜地地跑开了,嘴里还不停地炫耀:“我抢到红苕棒槌儿啦,我抢到红苕棒槌儿啦。”

娃儿们口中的“红苕棒槌儿”听起来很舒服,儿化的尾音就像沾上了新出土红苕的乡土泥巴味似的。红苕两头尖尖,中间鼓鼓,长梭长梭的,就像纺车纺线的纺锤,被乡下人形象地叫着“红苕棒槌儿”。

娃儿们揣着红苕棒槌儿跑到青冈林里,耍事玩法就来了。找一个路边沟里的水凼凼,把红苕清洗干净,摆放在自己跟前,数好数量,再选一个相对不好看的出来,作为娃儿间“石头剪子布”的赌物。赢的一方拿起输的

一方的红苕棒槌儿,夸张似地张开小嘴,一口咬下去,只听“咔嚓”一声脆响,输方的红苕棒槌儿就被生生地咬出一个缺口,露出白生生或红扑扑的苕心,红苕黏人的苕浆从缺口慢慢渗出,雪白雪白的,惹得输方娃儿闷头用舌尖舔几下,像是在发泄自己的拳运不佳似的。

输得有点狼狈的娃儿打退堂鼓了,被赢方的娃儿一阵奚落,也顾不上什么面子,灰溜溜地钻进青冈林,找了一大捆青冈柴,架几坨泡砂石,垒一个小土灶,自己在旁边烤红苕去了。一群娃儿跟着效仿,在半山腰的青冈林小路上,垒起三五个烤灶,把红苕棒槌儿烤得黑乎乎的,坐在泥巴土路上吃得摇头晃脑。一条山野小路上,飘来飘去的全是红苕棒槌儿的香甜气。

除了烤红苕吃以外,还可以蒸着吃,味道极其巴适。姑姑选好红苕,放在大撮箕里,来到老屋后面的溪沟“唰唰唰”几下就淘洗干净了。柴火灶烧得噼里啪啦的,把红苕棒槌儿放在蒸笼里猛蒸,不消多少工夫,一笼香喷喷的红苕就装在一个大瓦钵里端上桌了。配菜则是炆炒青菜头片和一大

盆刚从地里扯回来的红头菠菜汤,把一家子人吃得开心满足。

娃儿们肚皮里都有馋虫,总想吃肉胸胸,心疼娃儿的姑爷总是想些土办法。这不,屋角堆满了的红苕棒槌儿就是首选。天不亮,姑爷就下山赶场去了,割一坨五花肉赶着山路回来,急忙拱进老灶房,为馋嘴的娃儿蒸起红苕苕。大锅猛火的竹蒸笼,把娃儿们的魂都勾去了,一个个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把清口水直往肚皮里面吞。红苕苕出笼了,再撒上青绿的葱花,娃儿们吃得饱嗝连天的。

那些长相较差、略微开始霉烂的红苕棒槌儿,在勤俭节约的小脚奶奶那里也舍不得丢掉。小脚奶奶用小刀把红苕棒槌儿腐烂霉变的部分削去,端一笊箕去灶房煮熟,再切成细细的长条,在柴火灶余温下烘烤。几天下来,就变成金黄金黄的红苕干,配上砂炒胡豆,好吃极了。挨邻近的娃儿上门来,小脚奶奶一人一捧。看着娃儿们吃得舔嘴舔嘴的,小脚奶奶也好像回到了娃儿时光似的,坐在老门槛上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与鸟为邻

□王治刚

綦江城九龙大道整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很是喧闹。公路边的行道树是一棵棵小叶榕,春天疯长,越发茂盛。我跟大多数城里人一样,每天在家和单位之间奔波,总觉得城市的热闹和大自然的生机不可能有多少交集。

这种看法的转变,要从一个春日早晨说起。那天,我在行道树下等车,忽然听到小鸟叽叽喳喳地叫。好久没听到这声儿了,我下意识一抬头,只见几只小鸟在树枝间蹦跶,它们的毛光溜溜的,可爱得很。可能是察觉到我了,它们猛地飞起来,一会儿就没了影。我当时琢磨,它们准是为了找吃的才进城,可这儿哪能常住呢?它们不过是城市的过客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叶榕更加繁茂,街边绿意盎然。一天早上,我和儿子在街上溜达,风轻轻地吹着。儿子冷不丁喊:“爸,快看,树上有个鸟窝!”我挺惊讶,走近一瞧,在茂密的枝叶间,真藏着个鸟窝,细细的树枝搭得挺精巧。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没想到小鸟还真在城里安家了。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老惦记着这个鸟窝。时不时专门到树下,瞅瞅窝里的鸟。那是一对鸟儿,早上一块儿飞出去,晚上成双成对地回来。公鸟特别警醒,老是这儿瞅瞅那儿看看,有点动静就“叽叽”叫几声报警;母鸟在窝里收拾,小嘴把窝整得妥妥当当,守着它们的小天地。看着它们,我心里犯起嘀咕,城市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本来就能跟这些生灵共生。

不过,这世界也充满了意外。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树下,发现鸟窝下面的草丛里,躺着个摔裂的鸟蛋。抬头看,窝里两只鸟正扑腾着翅膀,焦急万分。我想帮它,可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大叔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根长竿子,小心翼翼挑起鸟蛋,慢慢送回窝里。鸟好像懂大叔的好心,飞回窝里了,虽然它们还不知道这蛋已经孵不出小鸟了。

三周后,鸟窝里传出小鸟稚嫩的叫声。每天,鸟爸鸟妈在城里到处飞着找吃的,担起当父母的责任。再后来,我在别的行道树上又瞧见好几个鸟窝,成了綦江城一道别样的风景。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纤夫老牛

□莫测

老牛出生在嘉陵江上游,拿得动劳动工具开始,他不是跟着母亲下地干农活挣工分,就是割猪草、拾牛粪,努力减轻家庭负担。当年,全村人靠耕种瘦田薄土过日子,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为什么要捧着金饭碗讨口要饭呢?在打鱼人出身、新任生产队长的提议下,社员们自己动手,打造了一艘货船,抽调青壮年组成了专业运输队,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副业。

老牛刚满16岁那年,便成为了运输队的成员之一。说是运输队成员,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纤夫,而纤夫也不仅仅干拉纤的活儿,他们除了拉纤之外,还要像搬运工那样搬运货物。

纤夫,只是一个统称。手持长篙,独立船头,负责探路、导航和喊号子的,被称为前家子,即拉头纤;端坐船尾,负责扬帆启航,控制船速的叫后家子,亦称舵手;专门拉纤绳的叫力夫。拉头纤和舵手,都由经验丰富的老船工担任。老牛是新手,只能干拉纤绳的力气活。

拉纤,仅用于逆水行

舟。前进时,把纤绳套于肩头,身体与地面形成一个20度左右的锐角,然后通过爬行、跪行、匍匐前行等姿势带动货船。所以,与其说是拉纤,不如说是背纤、扛纤。其着力点也不在手上,而是集中在脚上、背上和肩上。

老牛他们那一带不仅缺少穿,还严重缺乏烧火煮饭的柴火。他们那艘货船的主要任务,就是从2000多公里之外的绵阳运柴火(煤炭),然后将其销往遂宁、射洪、三台、蓬莱镇等周边地区。由于绵阳地处上游,在没有油轮、电轮的年代,货船全靠纤绳拉着朝前行走。在主绳身上,有像树枝一样分叉又固定着的若干根支绳,它是用棉麻或者火麻编成的,直径为主绳的三分之一。当河道出现大弯大拐之时,拉纤人就要跑到有捷径的河对岸去拉纤。在老牛的纤夫史上,虽然没有遇到过大灾大难,但每次拉纤出行,那心都像癞蛤蟆吃豇豆——悬吊吊的。

纤夫们所行之路,与《蜀道难》中所描写的“鸟道”差不多,有的地方可以放一只脚,有的地方只能置前趾或搁后跟。哪怕有稍宽的羊肠小道,也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可谓步步惊心,险象环生。走一趟船(七八天)下来,十之八九精疲力竭。走一年船下来,

像蛇一样,非蜕去一层皮不可。每个纤夫皆浑身黝黑如炭不说,他们的肩头、背脊、手掌、膝盖和脚板上还布满着伤疤和老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牛肩头和背上被纤绳勒起的道道印迹还清晰可见。

如此辛苦且充满危险的活儿,老牛为什么要去干呢?因为拉纤回报丰厚,不仅每天可挣10个工分,还有12斤大米补贴,比每个月仅8元的民办教师强多了。

拉纤跟抬石头一样,总是号子不离口。为什么要喊号子?老牛说是为了进一步调和鼓舞士气。如“么妹十七八,嗨嘿,坡坡快快爬,嗨嘿,翻过坡坡就到家哟,嗨嘿,么妹乐开花哟,嗨嗨嘿——”号子一喊,浑身便充满了力量,一天的劳累也被江河水般的号子声给淹没得一干二净。

后来老牛离开家乡,当兵去到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重庆,在部队一干就是20年。转业地方后,老牛执意把家安在了沙坪坝三峡广场附近,那儿有一尊栩栩如生的《纤夫》雕塑。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花语世界(组诗)

□张乾东

山野梨花

春风一过,就把藏在枝头的暖,一片一片亮起来。一朵朵梨花,并不缺少婉约,却没点亮,唐诗宋词的烟海,也少去掺和,情与爱的浪漫。它们生在山野,长在山野,从江南到江北,从中原到塞外大片大片的,纯白,把整个锦绣河山,无限放大。我所要表达的,梨花它不娇艳,甚至有些孤独一望无际的纯白,持续北进就是冰与火的悬崖……

水岸的桃花

一树桃花,在树上和水里,同时开放它们彼此照应着虚虚实实的美但是时间和风终究会让它们回归自己水很浅很浅,而它照过的,美,深不可测

南山的春天

在一座山之南,我找到了春天。阳光的手,掏出它内心的古典,一丝丝,一缕缕,任由东风梳理。沉默了一个冬天的时间,透明起来在春的心尖上,欢畅喧哗,它们,把自己种下的那些,记忆开出漫山遍野的花朵。我喜欢的那位前辈,陶渊明,很意外地走过来,随和地跟我,握了握手,又握了握手……此刻,我倒特别怀念起那些,没有被南山留住的,时间。有时我叫它们,沧海桑田,有时则叫它们,海枯石烂。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在江南岸(组诗)

□谭岷江

鸡公嘴,田野里的春天

胡豆花开了,就像它们的眼睛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它们就像打量着我童年少年的梦境依稀挺立的果树开花了就像一群厌倦了飞行的蝴蝶痴情地围坐在树梢,以此为家卑微的角落里,不知名的野花也盛开了它们总是那么幸福幸运远望大江辽阔,天空浩渺我低下头去,询问它们的名字微风吹来,它们摇了摇头像一群跳着俏舞的少年隐士在田野深处,让它们好好隐居吧人类并不欠它们一个伟大的名称只辜负了它们许多次真挚的凝望,由衷的敬爱

南坪村的桃花

为了这片土地,江水微服私访礼贤下士,终究向西南一折唐宋时的寺庙,依然有它现在的名字被往来诗人看到的那朵桃花终究选择了在此隐居江水万里浩浩,像时光千年缓缓流淌已经繁衍出亿万朵后裔从春夏到秋冬,它们总是随遇而安想象它们未来茁壮成长的轨迹就像回忆我们这平凡而又坚守良善的一生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